

十五家年譜叢書

第九冊

王文公年譜考畧節要附存卷一

年譜推論一卷

補錄
博論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

補錄

閔案公集凡數刻就所

紹興十年桐廬詹大和刻

本黃次山季岑爲之序

清熙十五年錢塘錢象山刻本

陸象山爲之序元時危素將刻公文徵吳草廬爲序序傳

而其刻未見也一明嘉靖二十五年象山應雲鸞刻本臨

川章袞汝明爲之序陳九川爲後序一嘉靖二十九年德

安何中丞刻本臨海王宗沐爲之序一嘉靖三十年荆公

元孫鳳翔荆芑者又刻於金陵是爲光啟堂本豐城李光

祚爲之序今除前已錄其序語更擇有相發明者補錄數

三才公言 卷一
條於後近人有王集題跋者亦補附焉

明陳九川爲公集後序中間一段云宋之中葉國勢寢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急猶人癰疽並發於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旣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憂之故每啟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爲戒蓋欲早爲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藏府也諸賢旣罔或齊公之見至其作用而容氣勝心以逞又復攘臂其間計以爲直不孫勇天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甚至攫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而黨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祐盡罷新法而後快則彼雖幽厲之政宜百反而中興復文武之境土矣乃顧

自貽紹聖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陷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乎

閱案陳公末言無是非之心前言挾客氣勝心許以爲直不孫爲勇皆切中當日膏肓之病

明王宗沐序公文集後一段云宋荆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睹積敝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於堯舜觀其措意注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爲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郵於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

周之心卒用爲罪其亦宜公之不服乎 又云公文章根抵六經而貫澈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猷猷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併疑其書也

閱案中言靖康之禍庸常守成苟以自度者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爲罪讀之令人遠慨

明李光祚序公文集中後一大段云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譬之琴瑟不調必更張之宋事大類此也理財一事原非國家所諱周制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濟貧乏通變天下之財而周室長久且新法之行不加賦而財用足其所謂農田水利

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皆一時救敝之法以宋救宋
妙不在因而在革也青苗之法雖曰春貸秋償收息於民然
私自貸償聖世不免彼其意以爲與其吞噬於私而倍蓰其
利訖若輸於官薄取而且佐國乎免役之法凡民出力於官
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亦以民不能人人自役不如免役而
官爲之雇役旣出錢無可再派萬一不給官且復蠲帑矣安
得謂利其雇錢與古者寓兵於農彼法曰保甲連十如大保
都保正副相助家自爲衛人自爲擇亦弭盜之方也漢嘗括
民馬矣彼法曰保馬願牧馬者聽以陝西所市馬給之或官
與其直十戶爲保十保爲社日以生息馬皆在民而養馬之
費不以煩官又何有不便也保甲保馬我聖祖仿而行之民

相安於無事至於更定科舉法尤皇朝所藉以網羅豪傑郁
郁文盛其效何彰明校著哉此以知諸法所建縱未必一
盡善亦未必一一皆非也說者又以靖康之禍見訶於公試
舉當時諸邊言之振威奮武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
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各有所得卽歲幣尙以
輸遼女直尙爾未盛豈能爲禍自公之法一切報罷而蔡京
壞亂於前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
南王黼童貫構釁於遼金諸人召隙而爲之君者昏淫於上
宜來靖康之禍而以爲自公始亦大冤矣蓋宋始終爲禍者
遼前此爲英爲仁爲真其禍未熾後此爲哲爲徽爲欽其禍
益烈當神宗之時公遑遑欲樹無前之績思患豫防偶爲足

兵足食之策計社稷之安危不恤一身之利害甯直道而行
不憂讒而畏譏甯孤立無翼不曲學以阿世其心蓋曰吾行
吾法而終致富強鞭笞夷狄如唐擒頡利可汗故事則吾願
畢吾道行堯舜君民之志庶其酬乎奈何宋之諸公見不及
此曾無平心抑氣以推行其法致使一事之善今日行而明
日罷一言之起一吠形而百吠聲雖有碩畫訐謨不勝其阻
撓之弊是則公之不幸抑亦宋之不幸也總而論之羣議鼎
沸縱未能盡信要其學貫天人文超今古卽有善毀者不能
掩其美也然則因其事業而並重其文章可也畧其事業而
獨重其文章亦可也

閱案中言公之所建縱未必一二盡善亦未必一二皆非

宋之諸公會無平心抑氣以推行其法只此數言足當長沙痛哭矣餘者雖或前人已言所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

外錄

外錄者與本書事實無涉然可互文見意者也孟子曰知其人論其世此蓋見其世之如此則其人之功罪如何自於言外見之謂之曰外別乎內之辭也

宋李燾仁父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第六十九卷載呂本中雜記正叔嘗謂新法之行正緣吾黨攻之太力遂至各成黨與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過何害伯淳作諫官論新法上令至中書議伯淳見介甫與之剖析道理氣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順人心底道理參政何必須如此做介甫連聲謝伯淳曰此則極感賢誠意此時介甫亦無固執之意矣却緣次日張天祺至中書力爭之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閔案玩正叔言青苗一事放過何害則知諸公苦與介甫
爲難者是非忠於謀國乃純任氣質許以爲直不孫爲勇
也夫介甫誠亦未免氣質之偏然何可只見一面不看兩
面乎二程之言蓋能看兩面者所以爲大賢也 此書第
九十四卷有彭汝礪奏百單一卷有黃履奏百單八卷有
范純仁之言又有蘇軾之奏張行之奏以皆前引於司馬
公論後今不複出

又一百二十九卷云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三省進呈左司諫

陳瓘所陳目錄及國用須知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也耶

布嘗

薦瓘故云

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

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

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不徧載而王安石有日錄
皆當日君臣對面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
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
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以爲臣尊
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
庫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
爲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

閱案司馬公日記雜錄多得自傳聞失實甚多此非曾子
宣私言考校事實人人可覆覈也以王介甫日錄爲私史
則司馬公日記雜錄又可謂官書乎合二者照對存是去
非斯爲公論扶一倒一皆偏論也至云神宗理財府庫充

實元祐非理耗散有出無入倉庫爲之一空殆是確論何也諸公憤於前事一意沽名寬征薄斂而歲入絀矣

李仁父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云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

閔案荆公初據說文解字根本亦正解經未嘗無合處忌者一概抹殺獨舉一二不善者爲口實可爲悼歎今其門人周禮解爾雅註間用字說何嘗大謬

宋山陰陸農師佃陶山集卷十一有神宗實錄敘論曰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於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先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感哭流涕哀動羣臣雍

王顥曹王顧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
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
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於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
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
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甯之初銳意
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已聽之更立
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於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
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
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
自三代而後君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
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

任臺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
片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
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獎用之雙日一御講
筵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間御便殿訪
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
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
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
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
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厯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
家齊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
曰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浮滲漉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

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
參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
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
命將討伐旣克廣源州知桂州趙高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
死五六何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
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
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尙憫之况十死五六耶
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於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
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寘極典全家遠配
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卽差人夜放界首其獲
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

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
兵然非羣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畫常中機會號令諸將
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隴南征交
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强久割據
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
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
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
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
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
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
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